

序 跋 集

南
丁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序跋集/南丁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559-0390-1

I.①序… II.①南… III.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802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6 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写在首页

作序，如果认真，是辛苦的事。

认真读，认真想，认真写，都颇费时间与精力。

这是笨办法。笨人只能用笨办法。我就是个笨人。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数十篇文字，为我数十年间所作，不经意间就也成了我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认真地向读者交代，倒都是认真的文字。

认真，只是态度，并不是文字的标准。

文字的标准是：有意思否，有意味否，有意义否？这才是文字的价值所在。

有否？自己说了不算，当请读者判断。

2015 年春分

目 录

1	序《乡音》
6	序《活鬼》
9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13	你理当生出更大的蛋
17	身影在风中屹立
22	序《追逐太阳》
25	太阳的孩子
31	序《寸心摇摇》
35	序《晓宇小说》
38	与乡土结下终生之恋
42	“颍河作家丛书”总序

45	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50	《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序
54	回望乔典运
64	序《春歌秋唱》
66	与诗人的心跳谐振
70	序《卢晓更中短篇小说集》
72	迷人的画廊
77	吟草翠竹庐
82	和玫瑰站在一起
87	序《风情》
90	王世龙这个小老头儿
98	序《燃烧人生》
101	序《散文创作谈》
104	童心叩我
108	序《菊乡行吟》
111	序《红色曼陀罗花》
114	序《想去看雨》
116	序《红桑葢 紫桑葢》
120	美丽的落叶
129	遥寄晓杰
134	序《烧把小火》

137	序《编外文谈》
141	《冷文赤语集》序
146	心中有块蓝湖泊
149	沈流其人其文
152	试读高治军
157	序《跨越命运的栅栏》
160	快乐其实很简单
163	为一种写作姿态祝福
174	曾经的老坟岗
177	女孩,你不要长大
181	女孩已经长大
185	小满是萍子的妹妹
190	漂泊在城市的灵魂
193	序《青溪水吟》
197	序《梨花语》
201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207	心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211	刘育洲的《铁门》
215	序《生命的灯》
219	兰草花·映山红

221	《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序
226	《女士们,先生们》序
231	《被告》后记
232	《水印》自序
234	《尾巴》自序
235	《南丁文选》后记
237	《南丁文集》后记
240	《半凋零》自序

序《乡音》

段荃法同志生长在农村,又曾长期在地、县两级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的是农民和做农村工作的干部。他熟悉的人物,便自然地成了他作品中描写的对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中期,他曾有两个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一是《雪英学炊》(作家出版社),一是《雪路》(百花文艺出版社)。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其中,至今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状元”搬妻》,一个模范饲养员的喜剧故事,颇有韵味,把农民的淳朴、幽默写得淋漓尽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都选了《“状元”搬妻》这篇佳作,是选得准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时期,荃法在创作思想上曾有过

迷乱和苦恼：还要不要坚持自己走过的创作路子？就是在这种迷乱和苦恼中，他写了《爱》——一个女教师的悲喜剧。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短篇了。由于他对学校这个生活领域和教师这种人物，并不十分熟悉，我不以为这是他的成功之作。

迷乱和苦恼，很快就过去。他还是写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得心应手，四年来，短篇、中篇，时有发表，洋洋二十万言，在河南的作家群中，也算是勤奋的一个了。《乡音》这个中短篇小说集，便是他四年来的创作成果。

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那种悲悲惨惨凄凄切切戚戚的调子。即使背景是十年内乱时期的《假戏真做》，他也把它处理成了喜剧。肖家岭大队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肖建邦和肖梅父女，把县农科所技术员田有志“揪”去批斗，实则保护，并创造条件使田有志培育出了西单一号玉米良种。农民对愿意为农民服务又有所作为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有着怎样的一片深情厚爱！这种深情厚爱，自然而又朴素。

《夫妻之间》的背景也涉及十年内乱。但他并没有渲染这对夫妻在内乱中的种种不幸。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丈夫要给妻子买表、妻子要给丈夫买书这条情节线，展示农科所技术员宋明轩和大田队工人施瑞芬这对小夫妇之间的恩爱之情。这种恩爱之情，颇能打动人心，也是自然而又朴素的。这使我想起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中的杰姆和德拉夫妇之间令

人心酸的恩爱之情。卖了头发,还要发梳有什么用呢?卖了表,还要表带做什么呢?宋明轩和施瑞芬,书已经有了。“给你买表,又得推迟几个月”了。“几个月”早已过去,瑞芬想已戴上了明轩给她买的称心如意的表了吧。

《一墙之隔》也写情。土岭、巧凤夫妇悉心照顾邻居牛套的吃奶孩子二壮,虽然牛套曾经办过对不起他们的事,但他们却有着农民的宽厚。这种友爱之情,在他的笔下,也是自然而朴素的。

接触农村现实生活故事,有《座谈会的风波》《拉车小记》《回村》《旅伴》《五月鲜》《泡桐树下》《调令》《问路》诸篇。除《调令》外,也多有喜剧色彩。这种色彩并不浓郁,就是那样淡淡的。《泡桐树下》的语言,我较喜欢,我以为这可以代表荃法的语言风格,是农民那种并不外露、比较内涵的诙谐调子。

1981年春天发表的《开心酒》中,傅运祥这个形象值得注意。他寻开心,恶作剧,是因为寂寞无聊的缘故。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农村多么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多么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中篇小说中,杨老固(《杨老固事略》)这个悲喜剧人物形象,我以为是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苦酒》和《苇河风情》,也都是从他熟悉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事,读来也朴实可亲。

荃法笔下的人物,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他所写的事件,既不错综复杂,更不惊心动魄。都是日常生活中日常人物的日常故事,可以说尽是凡人小事。他的手法,力戒雕琢,更忌矫饰。他不用重彩、泼墨,多用白描。顺其自然,慢慢道来,倒也娓娓动听。比之某些编造的小说,他的故事更接近于生活,朴素,自然。

我和荃法曾应邀结伴去过几个地方,参加业余作者座谈会。他是言必称孙犁的。孙犁的作品,他熟得很。在现代作家中,他非常尊崇孙犁。

荃法也在追求一种朴实的、淡泊的美。他也不愿意把生活中那些丑的东西展示在读者面前。他总乐于把生活中那些美的事物诉诸笔端。他总是宁肯写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即使故事是发生在苦难的年代。他看世界的眼睛,是含着微笑的。他所追求的,达到了没有呢?或者,还有一段路程?不论这段路程是近是远,对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我作为荃法的朋友,一是称赞,二是祝福。

作为朋友,我还想提醒荃法一二。

读了这个集子,也有一种不满足。我在寻找《“状元”搬妻》那种韵味,略微有点失望,那种韵味所存无多了。把那种韵味追寻回来吧。那实在是很耐人咀嚼的。

在一切的美中,朴素是最美的。记得是契诃夫说过大意如

此的话吧。我是此话的信奉者。但我又想,朴素与色彩,恐怕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生活是如此,农村生活也是如此。那么,荃法的作品是否可以多一点儿色彩呢?虽然也不一定要重彩和泼墨。

其实,也就是两句话:多一点儿韵味,多一点儿色彩。如此,作品既是双足踏在褐色的土地上的,又可以展开双翼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中了。不知荃法意下如何?

正当年富力强、文思敏捷之时,人们有理由期待荃法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期待着。

1982年1月12日深夜

序《活鬼》

宋福旺的寻找,何老十的失落,田火火的闹剧,香雨的思索与改娃的追求,围绕着山根的受挫,小小吉兆村人们的种种表演,无一不打上现实生活的烙印。改革的大潮,冲击着农村的各个角落,改变着农村各色人等的生态和心态,改变着人们的命运。通过对这些改变着的生态和心态的生动描绘,使我们认识到当今变革中的农村生意盎然的图景。宋福旺、何老十、田火火、香雨与改娃、山根,他们从小说里回到生活中,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关注着朋友们的命运。从这种关注中,我们仿佛也感悟到了一点儿什么,我们好像也想做一点儿什么。

至于活鬼侯七,他一生的命运遭际,自然也逃不脱大时代的制约。小说的结尾,可否看作是一种契机,改革的洪流有可能荡涤掉鬼气,还他以人的本色。

小羊倌儿与羊大王斗羊的精彩纷呈的场面,于写实中写意。后生可畏,羊大王的宝座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象征意蕴,使人们生发出种种联想。

张一弓的解剖深刻、直入人的心灵,乔典运的咏叹透露着幽默,段荃法的戏谑的不动声色,田中禾的自然淡雅,李克定的凝练,张宇的行云流水,李佩甫的不加掩饰的真诚的焦虑,他们各有各的气质,各有各的武器,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切入生活的点,各有各的结构艺术,各有各的那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创作自由。各人是各人自己。我的这几位小说家朋友,不愧为写农村的好手。他们对农村的历史与现状烂熟于心,对农民的观察细致入微,始终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与农民声气相通、心灵相贴。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七个中短篇小说,的确是1985年这个创作年度,我们的作家奉献给读者的写农村生活的佳作。其中多数篇章早已不胫而走。评论文字迭出,无须我再饶舌。其实,我们写农村的好手,并不止于这几位;1985年度出现的写农村的精彩篇章,也不止于这几篇。只是由于篇幅的原因,在编辑时才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常爱唠叨的一个话题,是我们河南小说创作的优势,以题材论,在于农村;以手法论,在于写实;以距离论,在于贴近跃动着的现实生活进程,与生活同步。这七篇小说是最新的例

证。由衷的欢喜之余,不由得又激发出这个唠叨惯了的老话题。革命现实主义不是不灵了,而是我们的某些作品未能展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力量。这几篇,却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魅力。现实主义依然是可以信奉的。

承认优势,发扬优势,使之不断进展,并不意味着妄图倡导题材、手法的单一化。的确,我们的多样化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这种局面,亟须打破。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这个统一,是要靠多样化去完成的。没有多样化的文学,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学。

中原农民出版社与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商定,编选了这册七人小说集,使我们又有了本好书。为出版社与分会办了件好事鼓掌。向我的几位小说家朋友呕心沥血的奉献鞠躬。内心还隐隐地有一丝慰藉,竟然没有因为我当前扮演的角色,而束缚了朋友们的创造,为此,就还没有作孽。

是为序。

1986 年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李佩甫写小说已经十年。起步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在中原这一群年轻的作家当中,并未引人注意。他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欠;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

这期间,读到他的《蝥螬》,与他起步时的虽有真情但总显拘谨的习作相比,就颇有点儿灵气儿,就觉得对这个李佩甫应当另眼相看了。后来,又读到他的《森林》,是在宣泄一种男儿的阳刚之气,分明是他的自我宣泄,那粗犷,也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我就猜想,他要有一点儿大的动作出手。别看他吭不吭

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我注意到他对同辈写作的朋友不卑不亢,学人家的长处,不嚼人家的馍。总会有名堂。《红蚂蚱、绿蚂蚱》,证实了我的猜想,果然出手不凡。这篇三万余字韵致别具的小说,文体学家也说不清楚它的归属,是中篇小说,还是系列短篇小说呢?这好像也不是无关紧要,留给文体学家去研讨吧。十小节,十个人物命运的片断。真切生动地塑造了“住着姥姥的村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形象。深沉,凝重。

这也有来由。佩甫与农民一起背过日头,与工人一起开过机器。他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经年累月,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他总是写正剧,好像缺乏幽默感。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选举》,如此荒诞的事件,闹剧、喜剧,都可大做其文章,他却选择了正剧的写法,全是白描,毫不渲染,这就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极大的空白,读来或叫人心眼发酸,或叫人笑得发晕。近乎噱头的廉价的幽默,当然要失之于浅薄,还是不要的好。

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搁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